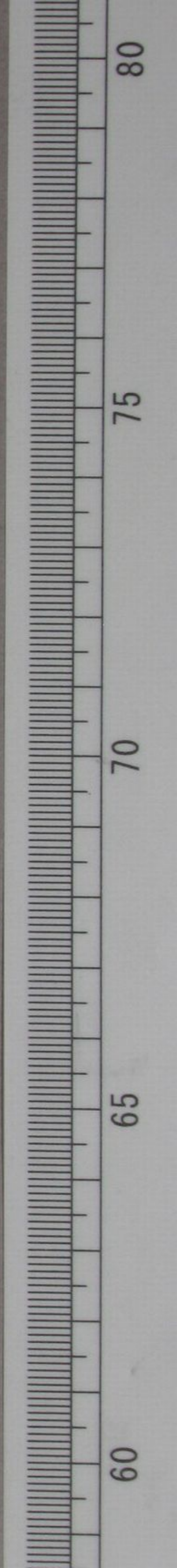




秋
燈
叢

三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94
3



秋燈叢話卷之七

福山王 械凝齋著

寧海諸生孫某持躬方正爲邑所推重康熙
甲子元旦昧爽聞空中人馬騰藉仰視無所
覩佇立聽之彷彿有唱名聲第一李公永紹
第二趙公資已名第三以下則聲微細不可
辨頃之寂然孫大驚謂名登鬼錄矣恒悒悒
不樂是歲秋闈榜發李公名裒然高列乃大
喜以爲吉兆次科趙亦中式益自負謂異日

個人研究費

F0194-(3)

沢田瑞穂

55-01755

功名必步兩公後顧趙李皆相繼成進士李
官大司空趙官侍御史而孫屢困棘闈僅食
餼以明經老嘗語人曰自揣一生無失行惟
代人作離婚書一念之差至今以為憾孫年
七十餘猶矍鑠善飯一日晨起肅衣冠趨出
戶外旋側行入揖讓就坐如對賓客狀頃復
起及門再拜而返謂家人曰爾輩知之乎吾
已授某邑城隍矣適本州城隍來賀且告赴
任期咸以其老而顛目笑之越日與戚友話

舊間忽默然有頃莊容而言曰敬覆爾主無
勞惠顧我亦不往辭語訖即呼取酒饌澆諸
門左人競問之曰城隍欲親來祖餞我特却
之酒饌所以餽來役耳翌日沐浴更衣遍召
親友與之話別登床而寢卽之氣已息
先外高祖張公雲從登郡蓬邑人性仁慈喜
推施歲飢捐穀千石以賑貧乏活者萬計路
獲遺金踪跡失主歸之除夕獲盜知爲故人
子與以錢布遺之終不洩於人嘗南遊宿沐

陽旅舍夢黑丈夫頤而髯跪床下曰來朝之
厄望君見憐驚寤不解其故晨行見道旁有
柞樹一株扶疎特異匠伐之津出如血恍悟
夢中所見詢其值倍價以償並立石如左識
曰山東樹康熙丙戌先外祖北岳公成進士
筮仕沐陽訪其地石在而樹無存父老曰數
年前樹已朽來一異僧剝木合藥爲丸療病
甚效人爭取之樹遂盡公乃祭其石復植柞
樹十餘株以誌故跡太宗伯許公汝霖聞而

異之爲作柞樹記

青州士人某遭繼母之變入泮後欲往應秋
試母詬之曰僥倖之事不可再何僕僕費資
斧爲某內制於母鬱鬱不樂一夕彼酒酣寢
其妻聞門外有呼名者曰人數將滿備候子
其疾往如是者再妻喚夫醒告之故夫謂必
戚友故相柳榆弗爲意未幾復呼如前詰其
姓名曰我老魁也急啟戶視之杳無所見默
念鄰村無此姓殆鬼神示之兆而速我行乎

與妻謀典釵裙不告其母而去遂獲雋連捷
成進士

巴縣陶生者宦家子也年少美姿容同人有
小潘安之目值競渡節出遊有少女隨嫂憇
樹下陶遇女注目凝視嫂拍其肩戲曰此陶
家小潘安也以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無恨
女赧顏微笑曰恐命薄無福消受耳時人語
喧譁陶未之聞也有汛卒某向垂涎女美無
路可通適立樹後竊聽其語假陶夜叩女門

女問之曰咸卿福薄語特來請卿消受耳女
方思陶轉側不成寐開戶延入遂偕私好未
幾女適鄰村某氏子他日卒過鄰村遇女夫
於塗問所往以探親告卒計往返約百里晚
不能歸夜分踰垣持刀撬女門入女驚覺告
以故欣然不之拒兩情方濃忽聞叩門聲聽
其音則夫歸矣女惶懼無措卒曰無恐第啟
之女啟戶夫甫入卒舉刀斫之攜頭擲鄰家
後園而遁家人執女赴官嚴加拷訊乃吐實

逮陶生至茫然莫知所對官屢施榜掠遂誣服第無首難以定案朝夕刑訊陶不勝苦毒告獄卒曰等死耳不如速死之爲愈有能代我覓首者予百金卒難之而利其賄謀諸婦婦曰吾弟新死瘞郭外往取之百金非囊中物耶卒乃乘夜啟棺截其首另埋他所以告陶訊時如卒指果得首案遂定汎卒聞之喜酣飲肆中歸謂妻曰子知有異聞乎我殺人而罪坐陶生公道安在適有偷兒過其室聞

卒言徑赴縣搥鼓稱寃備陳其故捕卒鞠訊遂服所犯訊其首云棄諸鄰家拘鄰至供晨起見首懼爲累潛埋郊外押鄰啟視不謬問陶首所自來以獄卒對逮卒至乃知其妻弟首也盡收付獄釋陶生而重賞偷兒焉

山西谷監司能記三生事初世家貧授徒僧寺僧募化十數金埋爐灰中爲所窺俟僧他出竊取之僧回覓金無有抑鬱而死未幾已亦病歿見一老姥來引之去至一火坑旁驀

然推入起視身伏檻間忽變爲驢仍在寺中
心知孽報稍長屢欲投身澗谷恐冥罰轉重
遂竭力任驅策以償宿債經八年力盡而斃
復見前姥來引至大池旁失足墜溺覺遍體
清涼視手足縮小以爲嬰兒喜曰吾今得復
爲人矣其家驚曰妖也殺之三世乃生谷家
生而了了但懲前故不敢言長數歲猶不出
一語皆以啞目之一日外出遇村童攜書從
塾中歸攫取觀之不覺失聲曰嘻若許長大

始讀小學耶童譁然走告曰谷氏子竟識字
能言矣父問之則啞如故百計誘之終不應
父知有異佯怒曰不言當殺汝乃垂泣呼曰
寬哉欲言又將殺我矣父駭然問故以前生
對父曰爾已長言復何傷爲之延師授讀穎
悟非常書經目輒不忘少年掇科第以致貴
顯云

萊郡劉某遇僧授海上方多效其解砒毒尤
爲神驗戚某屢求不與啣之乃置酒延劉食

畢扁其尸謂曰爾已中砒毒矣速語我方爲
爾療劉不信頃覺腹中潰動乃曰何惡作劇
如是可疾取白礬三錢來成如言取至調水
飲之立解因惡其吝也榜其方於通衢又某
治跌打損傷多奇効亦不肯輕傳於人有竊
得者曰係紅沙瓦器擊成碎片夏日浸溺桶
中三伏後火煨而淬以醋研末沖酒服之未
知然否

蓬萊諸生王澤注棲心元門雅慕神仙術

勞山多異人裹糧往訪凡止清下清西蓮臺
烟雲洞白雲洞以及諸名勝處遊歷殆遍迄
無所遇回至華嚴庵憇焉庵外有荷池大畝
許時嚴冬積雪堅冰在池見一道者破衲跣
足踏雲而來飄飄有凌雲槩敲冰入池而入
毫無寒色通體熱氣若蒸心異之及夕道人
來庵中宿王潛起矚之道人瞑目趺坐並不
就枕三更時則行功運氣似採藥狀愈知其
異晨起稽首求教道人不答固請之乃授以

秘要戒勿洩王識之因問此山幽峭可駐師
足否道人曰天下名區吾遊蹈所接無出華
山之右者將往閉關焉王堅欲隨往道人曰
子塵心未化何足語此王曰但得服役左右
去家室如敝屣耳道人曰能隨我行便留子
王欣然諾道人行不擇地崖塹荆棘步履如
飛王竭力追之不能及道人乃止而待之笑
曰固知子之不能從也且爾氣色晦暗以速
歸十年後可訪吾於華山之巔言訖揮手作

別飄然而去王歸父母妻室相繼歿悉知道
人言益盡其異而悔當日從之不堅也
京師上巳日有少婦乘輿出遊遇一少年貌
甚都悅之褰帷顧盼少年亦凝目注視女卒
然問曰爾非某氏子乎少年會意應曰諾婦
曰吾中表戚也睽隔多年幾至覲面失之今
寓城中某巷三日後當視我不可忘言畢驅
車去蓋其夫營卒也三日後爲值宿期故伴
假戚誼以招之如期少年至婦喜甚遂相繼

卷一
終夜半卒忽歸少年伏匿床下婦問故曰爲
取棉衣來婦卽起篋擲與促之去卒曰春寒
孤宿宜善自愛婦漫應之將出戶復履闕諄
囑婦厭甚不待其辭之畢遽推什戶外而閉
之門少年謂曰適間景况何乃無結髮情耶
婦曰吾繫心於子彼死且不足惜何情之有
方婦之薄待其夫也少年已不勝忿及聞婦
言心益恚給之曰子先寢吾出溺卽來乃赴
屬覓刀納袖中婦不知也猶促令就枕少年

出刀俸其腹啟戶而遁巷左有屠某每晨必
供婦肉是日至門已啟寂無人聲疑焉逡巡
而入見婦屍驚駭亟奔卒歸遇諸門訝其狀
趨內室視之而妻已裸體床榻腹裂腸出矣
遂執屠鳴於官五毒備施屠不勝刑將晝招
忽一人直入上階攘臂呼曰殺婦者我也何
得枉及無辜自陳顛末甚悉其人卽少年也
乃出屠而置少年於獄憲司嘉其義爲之減
等遣戍會赦得免卒亦感其義相與爲列

卷七

頸交

膠州舊宦王某先世爲某先達牧牛誠慤不苟人咸信之偶假寐山畔見一人據岡眺望旋至坡側審顧徘徊尋復登視如是者再連稱詫異問之曰我地師也卜一吉兆登高望之沙水龍穴歷歷不爽及下竟輒失其處王笑曰此其故我知之師驚詰所以曰每見爾將及坡側卽有黑氣如規遮爾目不自覺耶師聞言而地恍然現乃嘆曰此佳城也庶富

貴數世吾屢尋弗獲經子之言而顯數應歸子矣爲之點穴珍重而去王有老親未葬試往求之先達以其牧芻地不之惜許之且戲曰可攜物來爲若書券王家貧僅畜一雛鵝因沽酒借鵝以獻先達授筆書曰黃牛山下牧牛坡賣與王公墓阿婆如問當年多少價一瓶沽酒一雛鵝旣葬逾年生子卽水部公也幼而岐嶷先達深器之命伴諸子讀穎悟非凡一日出對云綠水本無憂因風皺面

公年方九齡對曰青山原不老爲雪白頭先
達有寵姬雪姐嬖之成消渴病故語及焉先
達心知風已而賞其夙慧曰此千里駒也我
子真豚犬耳先達諸子皆無成而公弱冠連
捷成進士官至工部郎中廣西提學使孫某
相繼登科第歷官少司空至今書香不絕又
益都馮相國傳其祖綦貧邑中富室某墓親
未匝月忽大雷雨墳震棺裂富室惡其地棄
之改卜適相國祖喪偶乞其地而葬焉再傳

遂貴顯信乎吉地皆有鬼神呵護世之不務
修德而覬覦非分者可以悟矣
樓邑有常某老而無子僅一女適福邑王姓
中夜聞歎門聲啟視無所見甫就枕復有聲
如前心疑懼以爲鬼也無故遭鬼擲掄不祥
乃遷至壻家避焉夏日偕壻納涼村外見一
人攘臂叫號而來壻與爭論其人愈怒持石
擊之壻疾走得脫常年邁行遲中其首仆地
而死蓋其人與隣村某訟某援常壻爲証理

屈受杖心不甘且被酒尋衅相仇而常適值其災信乎死有數且有地也

山陰武生某狂放不羈偶乘醉濯足河畔大言曰聞水中多魅妄也如果有之能崇我耶言畢足輒徐徐下墜若有物曳之者大驚躍起視足間物乃敝草履也火之有血跡

金壇王太史肯堂太夫人結縗載餘卽獨處別院持齋供佛非逢令節希會其面重午封翁載酒往日夕將返雷雨暴至中夜猶未息

乃寢焉有孕惡其穢以二丸藥墜之夢金甲神謂曰此將來良相妾行損墜必遭天譴懼而止乃太史墜地左右手各持藥一丸後舉萬歷己丑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立任清要雖未躋台輔而究心靈素著有證治準繩若干卷津梁後學語云良醫與良相功等神之所謂其以是與

江南某大姓年四旬餘猶乏嗣遇道者謂曰君無孤相或內室有故大姓出其妻妾令視

之曰俱非宜男相復出侍婢數十人皆曰不可至一秃婢曰之曰此良田也定產美玉慎無拋荒大姓笑而領之一夕月光皎潔秃婢適值宿床下見婢肌膚如雪心動幸之遂生男長而貴顯至今猶綿綿也

浙西有士人某家貧授館他郡每經月必寄館穀於其妻以供饋醜適大雨浹旬踰期不至妻絕粒臥病晨聞有叩門聲聽之其夫也喜甚不及整衣袒胸倒屣而出某見之呵曰

無耻婦作此態度值輕薄兒能免中黃羞乎妻忿然曰吾飢且病聞爾來急起迎何言之詩也某怒批其頰妻不服益怒亂擊之妻輾轉呼號蓬頭跣足手握一鞋而斃後某入闈見妻掀簾入蓬跣如前鞋猶在手數之曰爾殘刻無良吾已訴之冥司尚望終塲耶某稽首哀求妻出鞋授之曰吾奉命來難以空返可書我來矣三字於其上得以覆命即去矣欣然捉筆書之妻倏不見審視乃書其卷幅

也

予臧謝華函先生康熙中知河南睢寧邑丙
子分校棘門首題爲鄉也吾見於太子二節
閱三卷幾不辨豎落時漏下四十刻倦欲寢
遂隱几而卧夢至一處竹籬茅舍花木蒙茸
徘徊間有老叟出迎貌甚恭再拜而言曰適
所閱卷乃兩扇格也祈公留意方欲致詢爲
隣房呼茶驚覺取卷細閱果兩扇格文頗佳
薦之入殼生來謁問其家居恍如夢中所見

以老者貌詢之潛然曰此生祖也下世也數
年矣

江南有偷兒行竊某姓甫及戶瞥見一人來
以手推扉扉自開若有爲之啟者異焉尾而
伺之其人直達寢室几上燭已息吹之復燃
向帳中若書符狀頃有男子揭帳起趨別榻
寢俄又一婦人隨之起瞑目坦腹橫卧床際
其人揉捺移時一血胎墮焉裹之而去偷兒
大驚跡其寓以告邏卒捕而送之官天明其

家見婦死具控適相值乃斃諸杖

浙省石門城樓多怪經年局閉宰募敢入視者予百金有某公幼孤家貧念得金足以供母往應募吏導之登恐其逸也反局之夜半聞語聲臨樓而返曰某大人在此少頃呵殿而至一神人自空際下儀從甚盛俄酒筵羅列揖公就席舉爵觴之曰吾非鬼魅特暫居此耳今夕晤公當從此逝公叩以終身曰前程遠大白馬之禍公其凜之次日日出以告人

咸異焉有富室某慕公名贅以女遂得肆志讀書登甲第官至太僕公夙有文通癖市得良馬毛色皎然神駿可喜每臨廐撫視一日馬忽驚躍傷公胸遂不起

紹興某赴友人宴適怒于室友聞而規之某乘醉投袂而起曰噫君非吾丈人峰何責之甚也友唾其狂悖竟與絕交後某貿易東粵數年始歸妻已物故續絃他氏合卺後詢之即其友女也友自某去後染病歿女幼無所

依鞠於舅氏遂冒其姓赤繩繫足之說誠不誣矣

兩粵制軍某公與中軍同造有日者某寓海珠寺以星命自詡制軍召詢之曰人生賦命不同以其爵秩有異余庚造與中軍不爽毫釐而官階迥別其故安在日者無以應歸寓推尋亦莫解其由夜分不寐繞階沉吟有火頭僧見而問焉日者嗤曰爾何知亦來饒舌耶僧曰弟言之安知不能効愚者之一得乎

日者告以故僧笑曰是日生人皆貴若得貫索星對照命宮更主榮顯制軍得無產自獄中乎日者大駭詰朝謁制軍問生自何地制軍曰先人緣事獲譴久羈囹圄余實產自獄中者日者拜曰若然公貴顯宜矣因舉僧言以對又河中太守某未遇時一同研友談命多中每謂曰細推君造有官無祿雖奮志芸窓終歸乞丐守以爲誕力學不怠聯捷科第由縣令擢至郡守友自慚疎於術乃赴都遍

訪異人皆以乞兒命斷一日詣飲天監遇精
於莫者云是日有文曲高照天厨化解若產
於文明之地必貴友回謁守語其故太夫人
聞而謂曰昔年避難他鄉值日暮將欲分娩
而棲止無地因於樞星門左產焉兒之貴果
爲是歎命之理微矣

黃郡沿江某渡口行人往來如織有一舟甫
解維狂飈驟起吹至江心而覆內一人見紅
袍赤鬚者曳之起遂遇救得生未幾抵家筮

於火

寧海王某家藏粟一囤忽來蜘蛛大如椀布
網其上每夕粟輒溢出石許日驗不爽親知
聞而戒曰蛛大者遭雷擊焉用此以賈禍也
王懼而送諸野次夕復回遂安之家道日豐
一旦蛛忽去而業亦漸替

淮南郭某別墅臺池花木擅一時之勝但多
怪異夜出擾人莫敢宿者有標客某過淮慕
其園遊遊竟日倦欲寢園丁告以故客笑曰

巨寇尚無所畏區區鬼魅寧足膏吾刃乎時
春風披拂花氣馨芬客偃仰床榻頗自怡悅
謂主人有此名園而惑於浮議愚孰甚焉俄
聞怒聲叱咤而來曰何物兒郎敢踞吾寢室
視之乃一白髯叟高三尺餘服道家裝目光
炯炯客未及答遽推仆於地客怒起操拳毆
之倏分爲二以足蹴之又變爲四遂拔刀縱
擊轉瞬多至數百身體面目無纖毫區別祇
見滿室憧憧皆白髯叟也客苦於擁擠莫能

動移天明園丁入視則持刀僵立呼之不應
良久始甦左右審顧曰怪哉怪哉述所見踉
蹌而去

甘省武生吳某閒步城樓俯瞰濠邊有長帶
繫皮囊趨視乃蛇也蛙伏其旁驚訝間一村
民至持之去則帶囊宛然貯銀兩許某自謂
些子尚我斬他無望也後出任不數年官至
提鎮又浙人某家貧出貸見前行者遺一紙
裹啟之空如也仍擲道左頃復有過而拾之

者某索觀約白金五星志曰命薄乃若斯乎
憤激而回後探友東粵貸金營運久之成富
室每揮金如糞土或規之輒話前事云阿堵
物殊勢利故浪擲以抒昔年之憤耳

陳思王墓在東阿魚山鑿山壁窆棺其中以
墓碣緘洞門墓前有祠祠中豐碑林立皆唐
宋間物明末墓門中夜常放白光一直指家
居覲其殉物至墓所欲啟之忽風雷大作咫
尺不相覩直指大驚而退至山下並無風雨

念遂不敢復萌後光亦不現雍正中里人於
山下建神廟將落成覓石作廟碑首事倡言
曰曹子建奸雄之子盍取用其祠中者衆以
爲然掘碑碑仆壓傷數人有傷重致死者首
事不悟卽命石工就曹祠磨治之未施鐫刻
覺頭痛不可忍首事亦於是日抱病工遂暫
止適縣令過魚山見碑橫祠前詢得其故拘
首事撻之命重立焉余謂子建詩篇寄託遙
深每多閱時傷亂抑鬱難言之隱黃初以後

憂讒畏罪固宜爾爾若建安之世身為王公
之子何求不遂詎非不滿乃父所為而又有
不忍明言者歟向使得立為嗣則居然一晉
室之桓冲矣英靈至今如在不亦宜乎
滇南中丞甘國公璧家藏水晶蟾一枚睛赤
如丹沙唇絳色縷刻天然光瑩奪目余友江
望亭見之嘆為奇珍甘曰未也命取玻璃缸
注以水置蟾其中少頃浮影蠕動緣毛氄氄
細視之不管千億追涸其水而蟾依然如故

也甘歿後燬於火黯然無光撫摩之則層層
剝落如蕉或謂蟾絲水晶出大洋海底未知
信否商邱朱牧仲先生家藏水晶二塊一內
蘊桃花一枝色鮮好如甫折露下者一內蘊
蜘蛛一枚脚腹歷歷可數上下旋繞如珠皆
奇物也

江南村落有數十爨輒立小庵非徒奉佛遇
公事亦可會集某村建庵延僧居之未幾病
卒後納僧輒死相戒不敢居竟鞠為茂草矣

久之。一僧肩行李從遠方來求宿地。村人曰：某處有廢庵可駐師錫。但多邪魅耳。僧曰：何傷。遂往焉。打坐於佛堂之東。時月光朗徹。內外皎然。夜將半。忽寒風颯颯。見一人黝然而瘠。徑入庵門禮佛。畢升座上。以手摸佛頂。作得意狀。頃躍下。瞥見打坐僧。詫曰：何來此一座。鉄塔乃竦立。不敢動移。時僧舒右足曰：異哉。鉄塔倒半座矣。僧復舒左足曰：嘻。鉄塔全倒矣。急前扼其吭。僧厲聲叱之。卽震懼伏地。

僧言曰：擾害佛地。乃爾耶。行將獲譴矣。對曰：我一生勤苦。積白銀三十錠。藏佛帽中。欲爲我佛裝塑。金身事未成。而病死。後來住庵者。多淫蕩不肖。惡其污穢道場。且恐竊我金。故殺之以抒忿。非政爲崇也。僧曰：佛門所戒。貪嗔癡耳。爾爲此數金。作厲鬼以害人。何不悟耶。急轉輪迴。吾爲爾了此夙願。並解脫數僧冤魂。可乎。鬼泣拜而沒。遲明召村人。述所見。取佛帽中。金作道場三晝夜。自是貼然不復。

爲厲

石門勞太僕之辨康熙中督學山左按臨登郡適彌月不雨田禾漸槁守令聞公有禱雨術請之不允敦求者再乃曰數定不雨祈亦無益恐方諸公命姑試之令具大鏡一梳二及童子二人磨墨以俟日正午置鏡堂中童子捧梳水侍立公危坐執筆蘸墨潘塗鏡時方溽暑萬里無纖雲筆甫下卽見片雲自南來塗漸滿濃陰四匝指童子手中梳梳墮地

雷電交作雨下如注俄頃晴霽郡城二里外並無涓滴亢旱如初予族人某應童子試於堂下親見之

上虞縣署後峰巒環繞喬木千章內有古坟一座傳係前明嘉靖時遭倭難盡節葬此姓氏失考凡新令蒞任必親爲致祭否則有災異之警張方伯奉堯宰上虞時獨以爲誕弗之信而後此者仍奉祀弗敢違乾隆初四川冉某來治是邑吏舉舊例請冉笑曰區區朽

骨奚以崇奉爲如曰有靈何獨不崇張公平
遂罷其祭并築牆阻塞之越年餘方處案理
事忽悚然起如迎大賓狀旋偃僕而入揖讓
遜坐面有愜容頰首稱罪頃趨至署後牆際
暈仆於地移時乃甦告家人曰適見一朱衣
人自外昂然而來竟入內室怒目相向曰吾
昔官斯土被難捐軀歷任諸君咸蒙優禮爾
獨妄自尊大比擬張公試思爾豈其壽且築
垣阻路礙我出入兩載於茲行當殲爾魄矣

言訖悵悵而去冉乃毀牆而祭其坎不逾年
病歿

順治初余鄉有吳姓者貿易京都偶出遊鄣
外飲於旅肆見役押重囚憇檐下顧身虬髯
面有飢色問之曰不食三日矣推食食之則
以手鞠啗頃刻立罄吳見其意未饜足命主
人剖豚肩堆以蒸餅兼數人之饌又須臾而
盡復問欲飲乎曰幸甚不敢請酌以酒連沃
數十觥乃泥首謝曰縲紲之人飽公大德願

聞大名爲異日報吳笑而不答役亦捽之去
閱數載吳生計蕭條羞返故里值歲暮親朋
多有東回者咸助資強之歸一日行濟南道
上忽聞鐘聲來林際羣譁然驚曰响馬至矣
紛紛竄入古寺避之頃諸盜踵至圍繞寺外
有頤而髯者持刀拒門喝曰速獻囊遲則不
宥衆斂竦不敢出一語髯熟視吳問曰子憶
數年前有飯囚之事乎吳倉皇不能記憶良
久乃對曰有之髯亟釋刀長跪曰某卽當年

旅肆之囚也一飯之惠時不去懷蒙一赦後
物色不可得今幸相值可云天緣但倉猝無
以爲酬謹獻百金聊效淮陰之報耳於是扶
吳出仍拒衆於寺吳曰我之得歸全資衆力
今我出而衆留心何以安願施推烏之愛感
且不朽髯稽首聽命盡釋之復護送數十里
臨別吳從容謂曰君豪俠士幸邀一國恩應
洗心易轍乃復弄兵潢池倘重羅法網噬臍
何及矣髯問言恍如夢覺誓改前非涕泣叩

首而去衆咸德吳復出資酬焉
中丞劉公家藏一硯石質潤膩微噓以氣則
露珠盈盈然自石中沸出銘勒雨中春樹萬
人家筆法亦古秀可愛遂寶若璠璣康熙中
赴任湘南遇風舟覆行李蕩然公不之惜獨
扼腕此硯乃懸重賞命善泅者入水尋覓移
時獲兩硯製式如一不差彙黍審視之一係
故物一則刻雲裏帝城雙風闕句也兩美必
合其亦豐城劍氣之屬歟

州有諸生葛姓者娶妻江氏琴瑟甚篤妻
疾卒葛朝暮悲思忽忽若失一夕披篋
獨坐聞窗外有彈指聲問之良久乃曰妾江
氏也感君悼念哀白地下主者聊與作幽會
耳葛聞言不懼呼之入曰君几上有論孟諸
書妾畏之不敢近葛甫取書藏篋中而氏已
立榻前矣遂續舊好懽若平生葛詢夜臺情
况曰他無所苦但畏風雨耳雨則棲止無所
若狂飈驟起身如飄蓬不能自主故一聞風

犀則伏地握草木根不敢動嗣是每夕必至
約載每忽悲啼不止曰君新婚伊邇妾冥限
已盈從此永訣無再會期矣次日果有執柯
者來而江之踪跡遂絕

秋燈叢話卷之八

福山王 械凝齋著

于公成龍康熙中建牙兩江奸宄剷除殆盡
惟積賊于小七狡黠尤甚兎脫者屢矣嚴捕
之刻期必獲賊覺且窘覘公每夕闔案牘必
交丙夜乘隙伏梁欄將刺公公甫入室忽砰
然有物墮地視之人也執詢所自因其述顛
末云見金甲神現室中不覺驚墜乃擊殺之
又姚公啟聖微時嘗寄食蕭山令署落拓不

和必言言卷六
無人未之奇也令母遊園中忽聞駭聲異常
跡至書室有黑虎卧榻上大驚却走眾持兵
入無所見惟姚公酣寢方醒耳令母知其異
厚遇之後以定臺灣功官至浙閩總督又大
宗伯吳公襄其贈公與一僧善僧來輒留
手談僧患足疾卧山中決歲公爲供養不少
懈一日公坐書室見僧自外至問之不容徑
趨後堂起跡之內報夫人生子矣卽宗伯也
古有星精僧之說其信然歟

以南郭提舉醞山西安邑人任滇時娶二女
之最寵一待之薄乾隆己卯解任歸欲棄去
結之曰今將遠行可歸別父母臨期當迎汝
妾歸久無音耗疑而覘之將刻期登程矣方
悟郭之誑已也急奔至則行裝已發把郭袂
大慟曰妾實意相從何忍心捐棄非妾自至
今生與君永訣矣郭慰之曰吾非有他意念
長途萬里家計蕭條且素無德於汝恐悞爾
芳年故行此權宜計耳妾愈悲曰從一而終

婦之分也食貧居賤固所甘心至不見答於君妾之命也將誰尤倘肯垂憐沒齒無怨若孰意不允當碎首君前斷不肯偷生視息人間也捨地長號悲動路人郭亦爲之泣不改容禮謝攜與同歸

乾隆辛巳豫省黃河潰決陸地水深丈餘民間廬舍半被淹沒陳留有曹姓者居宅沉沒已三晝夜咸謂無生理矣及水退牆舍並未塌塌眷口亦安然無恙衆問之云日來惟覺

霧氣彌漫不見天日初不知在水中也有司見而異之詢其有何善行云每年租課所入除衣食足用外盡以濟鄉里之貧乏者自高會以至今未嘗少替已歷五世百有餘年矣憲司俱賜匾額以嘉其異

濟郡有水夫李姓者晚歸拾得制錢一貫不禁狂喜挑燈沽酒擲錢於地睨之曰我經年勤苦不能積分文今亦爲我囊中物耶言畢錢蠕蠕欲動大驚急起以足躡之釘貫足心

痛楚殊甚呻吟床榻罄所得錢而足始瘳
晉藩多公綸乾隆中任直隸臬使時一夕不
能寐步月至科房側漏下三鼓矣書吏皆寢
一室猶有燈光穴窻窺之一吏方據案理文
書有黑氣數團圍繞身後彷彿類人形而面
目模糊不可辨識公默然返詰朝詢之吏曰
夜間辨秋審案耳又直臬署中某幕有戚來
訪留之宿夜起於廁朦朧間見藍面赤鬚者
坐燈前旁列鬼卒數十驚而諦視卽某秉燭

清實諸册也獄誠萬民之命司厥職者可

慎歟

和興某村童子二人牧牛山畔雷雨驟至走
避大樹下俱爲雷震死其一旋活云恍惚見
一老者方巾道服數以手摩其頂乃得甦後
有自紹興來者偶語前事云其人復爲雷震
死田中矣數其年纔及一紀耳造化擊物固
有先後與

雍正初京師阜城門外有王叟肩油赴市遇

犬啣其衣逐之不捨若導引狀異焉隨之往
及郊犬奔踞一塚爬其土者再復聞塚中有
涕泣聲大驚奔告坊卒競來覘之鳴棺起視
一垂髻女子也自云某氏女年十三父遠出
同弟隨繼母居數月前弟已爲母毆斃昨因
小過復被撻死有白鬚老者以棗饊餉我因
得生計期以七日矣官拘其母訊之緣有奸
恐爲子女所覺連斃以滅口耳遂置於法
有士人某教授生徒嘗持無鬼論徒多非之

夜深歸館月色朦朧見一方巾道服者面
如傅粉鮮血點點漬眉額間隱立扉左某不
爲意及寢戶復有物宛如前所見者心頗疑
誅疾走入至榻前所見復同失聲呼曰果有
鬼耶持硯擊之中其頂轟然仆地呼童燭視
頭額迸裂審之其徒也因師持論過執飾相
似者三人分三所以恐嚇耳鳴於官以過失
殺論

雍正初淮安高堰別駕夏某以酒爲命每對

之輒忘寢食一日同人宴集席間多冠裳輩
頗爲儀文所拘不能暢意垂頭而睡忽鼻孔
有物隱約欲出色殷紅甫及寸許旋縮入衆
潛立以伺物漸蜿蜒下垂徑抵盃中飲而某
斲齧不知也衆以鉗拽之出某大呼暈仆衆
救醒視其物長尺許形類蛇燭之中有黑絲
一縷懸之簷際血點點下滴移時乃一髮爾
或謂誤吞髮之連蒂者遂成此形也自此消
滴不入口矣

南陽某太守子生而背軟若患癱疾者十餘
歲猶波瀾需人醫藥罔效有市商葉某者言
能療此疾不須藥餌惟取美酒數十斛布列
兒左右煮之歷三晝夜兒起立運動如常人
守厚酬之詰其故商云我祖良醫也嘗謂乘
醉成胎者產子多背軟須用酒氣熏達四肢
以墜其骨闔公素善飲必犯此症故依方療
焉

紹興錢某善岐黃喜賙拯人有疾不問寒暑

延之卽往無力之家隨贈以藥餌極貧者復
解囊濟焉數年來不稍懈他日應鄰縣聘有
丐者衣敝履穿形容委頓要於路曰某命在
旦夕願公憐憫錢亟下肩輿舛之愕然曰脈
氣大異凡夫君其仙乎丐頓失所在自是醫
術通神經其診治無不立愈

天津某守郊行遇旋風起馬首環繞不去祝
曰有冤哉當導我往風卽盤旋而前若引導
必隨之至一新塚而沒問誰氏塚地隣以某

明經對傳某詰之訴曰母新故也親友會葬
者百餘人委無別故守欲啟視某堅不可守
曰第改之若無他異我職其咎某不能拒開
墳無所見守沉吟間覺墳底隱約有迹掘視
乃一女尸項帶傷痕拘匠嚴訊之得其狀緣
黎朝有女子過恃衆強汚女誓不從遂勒死
埋之墳下云

雍正中黔縣麩店傭某勤作多年積金娶婦
頗相得中秋月夜烹魚對酌妻食膾哽噎而

絕未奔告婦家婦翁遠出母亦抱病遂歸殮
而其痛妻甚裙釵盡納棺中厝於水濱有偷
見知之乘夜發其棺忽呻吟有聲駭極逸去
蓋婦一時氣逆久之漸甦遂得活婦起不識
路繞河之北憊甚憇路旁庵門左僧師徒二
人晚歸見婦問知其故老僧憐婦難於夜行
留宿靜室戒徒勿生異心而徒涎婦美且疑
師避已而狎之也持斧劈其師而強與婦奸
噫人踪跡納尸婦棺中挾婦而遁未幾婦翁

歸往奠女棺棺縫露緇衣寸許詰其婿愕眙
莫知所以鳴官啟視幡然一老僧也頭顱迸
裂血跡模糊嚴鞫繫獄而女尸屍器屢訊不
獲案遂懸宕乾隆初 赦配楚省中途值雨
借解卒避村簷下有婦啟扉出貌如妻酷肖
婦亦注目睇視呼某人問之乃泣曰我卽爾
婦也備述顛末某大慟婦揮淚止之曰勿聲
揚彼蓄髮爲盜頗兇悍二三人莫敢前可速
去潛伏隣近俟其歸我飲以酒乘醉執之如

其言械繫赴官某之寃乃釋婦以執僧故仍歸故夫

文登諸生王某生子五歲而夭悼惜殊甚逾年生女週歲置膝上戲謂曰勿似爾兄舍我去女應曰我卽前之五歲兒也爾負我多金特來兩世取債耳王大驚後五歲亦殤又陳友廷謬言其子年十七染時症頗劇晝夜守視一夕將三鼓忽張目語曰尚欠我二十三金速爲區畫償畢我卽行矣家人叱之則昏

然若寐不數日設計所費恰如其數云

錢塘上四鄉土地祠忽靈應如響傳播遠近祭賽者無虛日衆感神佑議建樓演劇而廟逼近魚塘苦無隙地謀填池建焉夜夢神告曰樓寧無建塘不可填衆述所夢同僉曰得毋爲我曹惜費歟一夢何可憑也試申牒神前再示之兆則唯命焚之寂然衆取桔槔澗其水塘僅數弓竟日不能竭次早更多集人夫水始涸有巨螺大如斗伏泥中衆駭曰前

夕之夢非是物爲祟耶擊而碎之自後神無
驗矣

錢塘某村老嫗號活無常每應役冥司輒暈
卧累日隣婦疑爲妄欲隨往以懲信嫗怪其
癡而允之白其夫偕婦卧二日嫗甦而婦體
已僵夫大驚詰嫗嫗曰予入冥司囑令佇候
無他適及出不見疑已回矣當再往求之復
卧移時起曰可亟向東南十餘里某村民家
猪產數豚內一花色者速買歸勿較值夫如

其言嫗命持豚近婦前高呼婦乳名遽擲斃
之婦乃蹙然起夫詢其故婦曰冥中風景無
異人間第陰晦不見日月行至一衙署前嫗
入命我立俟俄見角門內昇一彩亭出鼓樂
前導中設餚饌香氣撲鼻有數人左右跳踉
若欣嗜狀隸卒數輩圍繞而行信步隨去至
朱門側衆競投進恍惚間亦爲衆擠入回視
已變猪形矣嫗謂婦曰冥司罪案皆比擬倫
類若輩生則貪癡故罰爲猪彩亭餚饌所以

順其生性而利導之也爾雖癡幸不貪是以暫入輪迴仍得還陽耳

青邵盜某得駿馬日行五百餘里每夜出行劫凌晨即返人無知者一夜途遇老人騎牛徐行牛背有囊頗沉重呵曰止留囊中物去老人畧不與競睨視曰暫以贈君擲予之盜甚自得揚鞭而歸及門老人已先在候焉大驚延入款以酒食老人飲啖自如旁若無人盜稽首請曰原物具在君長者幸無播揚顧

吾馬頗不劣而君牛何更迅速若是老

然笑曰途遇時吾牛已行六百餘里矣因少乏先到僅數刻耳奚言速也盜聞之心悸遂改業

予邑童子林姓元旦浴面照見肩揀一小旗驚告父母以為誕叱之後每浴輒見閱月牧牛田畔為暴雷震死

膠州族兄少宗伯紘為諸生時館諸城縣某公家一夕師徒已就寢忽聞履聲素素見二

矮人身長三尺許秉燭繞屋遍視置几上去
旋攜碁枰一棋盒二撫几對著落子丁丁了
不畏人移時窓外啾啾作聲曰妾主人侍兒
也埋園中紫薇花下百有餘年矣永閉泉壤
劫拔無期懇大仙垂救東向者曰我輩世外
人無與塵事盍訴諸館師曰館師貴人也不
敢前西向者曰然則告之學子曰學子將來
任執法官亦不敢近二人復相謂曰想兩君
亦略聞顛末矣自能爲爾地聲遂寂然頃之

一矮人收碁枰等物從容而去天明起視几
案間燭淚猶存碁枰印跡宛然族兄以其事
白之主人伐樹得尸乃改葬焉後余於兄累
貴其徒亦歷官侍御史

溧陽西門外有新昌村延塾師教諸弟子師
年三十許只解句讀訓蒙此外無所長一夕
短檠相對忽有少女來奔師悅其美不遑詢
所自留之宿纏綿備至朝去暮來不爽晷刻
有時女攜酒果至與師暢飲醉後倩師聯句

師曰聯句是何事文嘻笑曰君未解吾當獨
吟作書殊秀逸每擬一題頃刻而就吟畢圈
點品評俱出自一手然不肯少留墨跡將就
枕輒焚之師性遲鈍不能盡記所記野望詩
如鳥飛雲影度山斷樹魂連真佳句也賞嘆
世無知音又言不久當別別後數十年重來
瓦屋山作終焉之計瓦屋者新昌近地山名
也後一去絕不再至今四十年矣而瓦屋山
之信杳如

宜興與浙省長興接壤凡湖州舡下太湖者
遇利風一日可達順治初西沈岬旁延一師
年甚少狀若處女性亦柔順湖州有筆客屢
造其館每至必贈佳筆數枝又間餽以他物
師亦時具飲酬之一日筆客執紅柬至云有
戚女納聘求代書庚帖師欣然提筆越數日
復至僮僕言曰先生不棄微賤愧無涓埃可
報今於舟中設小酌欲仰酬萬分之一貴人
肯賜光臨否師許諾抵舟席頗豐盛舟中人

言談皆溫雅可聽捧觴勸飲惟恐先生飲興未適也正劇飲間不知舟離岸地已數十里過東沈下太湖矣師舉頭驚曰此何地奚爲到此筆客忽幡然改顏拍案怒曰吾好意勸飲何得多言今已入我彀中殺汝投尸太湖猶磔一鼠雀耳師惶駭伏地罔知所指筆客曰若不痛懲必抗違吾意乃令舟中人各執捧撻之百餘師痛楚昏瞶號呼吃命曰如有驅遣湯火不辭筆客曰欲令汝改粧嫁人母

洩吾事當卽恕汝師唯唯筆客出衣飾爲之妝束旣而髮加膏沐面施朱粉宛然好女子也筆客目之曰可矣又令曳以長裙妝甫畢親迎舡已至乃推師入轎過舡行數刻師呼曰爾彼謂我真新人乎悉語以通打改妝之事且曰急追可獲而娶親者以爲夥驅將師痛撻假作追緝狀未幾舡已及故相爭毆筆客扭師人舡喚曰大罵筆楚幾死師哀乞曰此後永不改多言矣同伴復僞爲勸免妝飾

如初頃又一巨舫鼓吹燈火迎師而去約數
里岸一人譁然曰新人至矣入門合登畢婚
見新人美麗揚揚自得翁姑亦喜旋有少婦
數人艷妝入房捉其手慰曰舟行良苦盍少
餐勿過羞師察其家固係被騙乃以實告衆
婦驚趨而出口曰吾家娶一男子矣合家驚駭
親戚輩俱憤謂且行拷問再鳴官究黨師泥
首袒示曰我被羣賊痛捶數次遍體青黯惟
不傷我頭面爲改妝局騙地耳望加憐憫

見其哀毒種種哀號迫切無可如何送之歸
後筆客終不可獲師亦竟以諸生老

順治初京師正陽門外有空室頗精雅新科
翰苑某居之其人善書畫求筆墨者踵相接
頗以爲苦偶有同年招飲晚歸見案上所積
匾聯諸物揮洒如式墨跡猶濕深爲咄咄異
曰復積數十種扃門出旣歸梁翰如前非其
技所能及詫曰狐耶鬼耶令人無從解說矣
次晨具衣冠備香楮拜而祝曰某以不才爲

虛名所累蒙代勞動且感且愧第不知係何
仙靈伏乞指示空中應曰君無恐吾實鬼也
前朝亦卽官君之官久居於此因結習難忘
未免技癢故不避塗鴉之醜耳自此應酬敏
捷一時無出其右久之漸與接談訪以前朝
典故或載籍中幽深隱僻之事如響斯應翰
苑君樂甚一夕偶被酒曰與君相處久矣何
不以姓名示我鬼曰此必不能然則以形見
我可乎鬼沉吟曰恐亦非所宜翰苑君曰吾

與君情好猶同骨肉有何嫌忌而隱避若此
今不聽吾言當與君絕鬼曰被君苦逼勢必
如命但恐不堪令君見也翰苑君大言曰吾
何怖吾若畏君久避去不居此矣言畢鬼屹
立案側緋袍金甲十指若玉而頭顱截去項
上腥紅點滴如新大驚仆地其僕聞主人室
中跌撲聲趨入視之死矣扶救獲蘇細述前
事移入僕房內令僕密置素箋於案墨跡不
可復得矣

予族人某赴都宿萊郡从埠村見一鼯足曳
親飼兩犬愛惜倍至謂族人曰老朽殘年皆
二犬所賜也問之曰數年前納涼礮畔二犬
在側俄有巨蛇昂首而來勢迅猛急趨避之
躡而踏未及起在足已入蛇口漸吞至脛痛
徹肌髓號呼無聞者一犬嚙蛇尾曳之一犬
奔回時家中方紉女出嫁衣犬躍几上嚙衣
而走衆追至礮畔見蛇乃擊殺之遂廢一足
幸獲無恙乃至於今也又掖縣某乘馬晚歸

遭羣狼要於路馬驚躍墜地某有勇力亟起
與角馬亦往來冲突移時狼環繞不少退馬
奔回倚門咆哮家人聞聲出視馬往復馳驟
作引導狀家人見某未歸而馬之情形又可
疑隨之至野某正與狼相持將不支競逐之
乃免語云犬馬戀主信哉

予戚謝華函先生初艱於嗣一夕夢小兒跳
舞而前曰吾爲戴帽來醒而惡之未幾生子
慧甚甫四齡能誦唐人詩句適先生自都門

應試歸市一新帽爲兒戴之旋染病信宿而
殤夜夢遊廟中見樹際縛一兒呼救諦視卽
亡兒也怒欲撻之神曰公勿怒今不令復往
矣後連舉三子皆登科第其季丙午孝廉子
姊丈也

余邑鄒姓染病垂危恍惚抵一廟宇神檢冊
謂曰爾應斃川省南溪縣井爲期尚早且放
之回尋愈念川省離福邑數千里何由至以
妖夢置之嗣緣家貧充縣役值新令羅公蒞

任公川省南溪人也老年生子甫週齡愛如
掌珠一見役卽喜笑撲入懷中於是抱負出
入不少離偶離輒啼以此遇役加厚未幾解
組歸念役素愿謹且因愛子故令隨之往役
惡前夢不肯行公怪而詢之以實告嗤其誕
不聽及抵蜀欲辭歸顧幼子戀戀不忍捨復
留住數旬一日抱遊郊外納涼樹下偶起如
廁子亦匍匐而前旁有井恐其溺也急起拯
之已墮入井矣惶駭莫措亦投井死日暮役

與子未歸遍覓無踪樵夫自郊外來告以故
乃慟悔而瘞之

予個人甯姓暑夜乘涼樹下覺有物如蝶栩栩自耳畔過撲之墜地鏗然有聲獲制錢二
晨鬻餅啖之倦眠隴畔病瘡幾殆

素蘭保定名妓也色藝兼絕善畫蘭因以得
名有葉孝廉者每以未遇素蘭爲憾一日偕
衆赴友人于某飲坐間微道其意主人雅重
葉因召之來妓固傾城葉亦名士互相傾慕

恨相見之晚也及夕主人設榻別院命素蘭
侍寢時諸同人俱已安枕忽聞叩門聲甚急
啟視葉也神色驚怖云將就寢忽足聲閣閣
窸窣外屢問不答室中燈光頓暗焰綠如豆
一披髮赤體人跪床側曰我主人傭工張二
也前月病歿因無衣蔽體爲門神所阻不得
出祈公憐之言訖歛失所在而素蘭已驚叫
而絕衆往覘之果僵卧衾中力救乃甦當取
白紙數幅製衣焚化各歸寢頃之葉復踉蹌

至云甫入眠前鬼復來曰感公賜衣特來叩謝從此去矣素蘭見之氣絕如初衆復往救醒而東方既白不能作巫山之夢矣

長山李某有僕名張玉者誠懇謹飭一切家政皆倚任之李素揮霍張盡心經理絲毫不苟及李病臨歿託以二子張涕泣受命長子多疾而暴勸令誦讀恒遭撻楚張甘心順受無幾微見於辭色誦少懈輒號泣隨之三冬夜課則侍立門外雪深沒踵不爲移步長子

乃感悟攻書泊入泮張奉幼主至墓前焚香泣拜而告成立焉李沒時家業已罄張夙有足疾日有油赴市以資生理雖寒暑無間次子質鈍不能事讀書復爲之積資納粟未幾兄弟相繼歿各有遺孤撫事如前張年已六十餘而幼穉方數齡奉侍益謹主僕之分不少替

萊郡諸生張某赴陝訪友宿逆旅皓月映窓清光如晝僕方就枕見主人忽起立絮絮若

與人私語者旋啟戶出僕駭之急起尾其後
已入廂室中而雙扉緊閉叩之不應從牖罅
潛視有物靛面赤髯猙獰怪異若廟塑夜久
狀伸舌長尺餘徐徐吐入主人口中僕驚而
號怪遽躍梁上目光閃爍四顧衆抉戶而
入主人昏暈仆地怪已不知所往救醒云適
見一女郎來端美絕倫欲訂百年好礙爾輩
在側引我至曲房深處歡興方濃忽聞喊聲
外至曰事不諧矣皇遽捨我去初不料所見

若此

清河翁令於磐言其祖康熙間任粵東學政
時接臨廣郡親友闔卷樓上夜將半燈忽青
黯無光瞥見一物立樓級側長丈餘滿頭碎
光如星眨眨可畏諦視之縱橫皆日珠也衆
闕然舉視擊之倏忽而隱一老吏曰此多目
神也向居此樓見者多吉諸公其有貴人乎
幕友後多發達其叔藻亦在焉中雍正甲辰
進士歷官按察使

卷之三
三
充郡有窶人徐姓者常從婦翁貸升斗婦翁厭之一日復往求靳不與遂怏怏歸時已向暮遇途行者謂曰有事相求幸勿疑訝前村建廟落成香火應我主之祈語村中人備法駕相迎後當重報徐許諾詰朝至村果有新建火神廟頗壯麗因遍語村人言神在數里外往迎必獲福村人如其言是夕徐夢軒冕者謂曰感子高誼村外廢宅中有藏金一甕聊以爲報然須謹秘稍洩吾與若俱獲譴矣

及覺村掘不認給妻云翁所贈也妻揚揚有得色而徐以貧兒暴富費用無節妻屢禁之徐不勝憤懣述其故中夜火起房舍蕩然他日至某村廟亦成焦土卽其被火夕也
湖南某山中有張李二人販鷄卵爲業一日晚歸門扃如故而筐中卵罄如疑焉次早潛伏覘伺忽聞風蕭蕭草木偃折有聲一大白蛇自叢莽中迤邐而來徑抵簷下垂首窓內頃出腹纍纍如貫珠卽盤旋樹上左右繞擊

末幾腹消如初昂然而逝始知筐中物皆果
蛇腹因利木爲卵飾以粉仍置筐內而潛窺
焉移時蛇至吞幾盡復上樹旋繞良久備甚
墮樹下谷谷作聲俄見一赤蛇啣青草數莖
就之白蛇吮哢有頃腹備漸消乃去李誌其
草以爲軟堅良藥也後張患痞症遂取草煎
飲越宿駭骨皆化僅餘衣履大驚而遁踰年
聞事已寢私向所親語其故

江南諸生某夏夜讀書山莊樓上陡見一物

立樓窓側而班駁如鮮雙睛灼灼張兩頤至
耳佇聽移時不動生潛引錐刺其喉物咋咋
作聲躍去家人有知之者曰此山魃也可速
歸邊則藥粉矣踉蹌奔回天明往視房舍俱
爲毀塌

會稽包姓就幕東粵夜理案牘漏三下僮子
垂頭坐睡忽見一婦人素纓秀領泥首几前
包疑爲案內寃魂謂曰果有寃抑盡明言爲
爾耶雪婦曰妾幽閉多年願公慈悲幸得代

卷八
替包厲詞峻拒婦哀祈不已乃翻然曰我年
已向暮寧惜此餘生不爲爾地但何術之從
明以教我婦解項索懸梁上招之包遽起將
伸頸就縲適童子足童子驚叫恍如夢覺
而婦已無踪或謂前令有妾遭嫡妬悍溢死
埋夾壁中夜所見將母是耶拆視之不謬乃
葬諸郊外包棄幕爲商粵中以老

予族人某家貧居海畔潮湧一物似蛤蜊殼
而圓整如盞乃貯油以代燈具油不涸累歲
未嘗增其人素愚蠢不之奇也後遷始忘之
易瓦器油輒告竭始悟前殼之異還覓之不
可得

總鎮王某山右人乾隆初赴任河南過洞庭
阻風旬餘鬱悶無聊思覓居人有可與接談
者而附近並無村落越日有老叟來謁容貌
清奇語言亦質朴可聽詰其姓氏里居第舍
糲應之餉以餐不拒且豪於飲至百觥不醉
王亦善飲遂稱莫逆日與盤桓偶言及五行

術叟曰此道頗有會悟如不棄愚陋願陳鄙
見王欣然出其命遣叟細爲推闕凡休咎疾
痛以及起居諸瑣事無不登以日月而詳記
焉至年五十八某日時云有墜馬之厄卽擲
筆不復推王曰余祿位其終於此乎叟曰數
也修德可以禳之然修德莫先於濟人君其
留意語訖飄然而去風亦頓利乃解維前進
嗣後歷年所遭悉與叟言無異奉爲著蔡寢
食必備一日江上獲盜甚夥細心訊鞫得可

矜者十餘人盡釋之自此精神腴悅飲食倍
常而所推多不應驗因亦漸置之他日策馬
山行忽心血上冲頭目森竄之中惡者乃扶
下移時始蘇而馬則往來馳驟長嘶數聲而
驚恍惚叟言取向所評者視之不爽晷刻也
後壽至七旬餘

乾隆甲子江南飢制府尹公題請以工代
賑修濬各州縣水道於常州荆溪開一引河
命巡檢張某督其役掘得一古塚有短碣署

唐詩人戴叔倫墓碣底鐫字數行曰筮之吉
卜之凶六百年後遇大工寄語荆溪張巡檢
將我骨骸葬其中張以白制府乃令改鑿河
道築其墓巋然高數尺環植松栢表碣於旁
并鐫碑紀其事

秋燈叢話卷之九

福山王 槭凝齋著

浙俗除夕設饌於庭向空拜禱名曰送年有
偷兒潛入富翁李某室思竊取祭物爲度歲
資甫人翁適出爲所窺詰之以實告翁惻然
餉以酒食賜金而遣焉越月翁晨起有魚懸
門楣問後每日皆然不解所自載餘乃絕洎
翁七旬誕辰親朋畢集闈人報有義男某偕
婦來稱祝者閱其物頗豐而姓名非所素識

呼入叩之囁嚅不能對賓散後乃曰余卽昔
年恩釋之人也感公高誼改行捕魚頗得微
利曩門首之魚卽我懸也一日黎明見女尸
掛門左意必有陷公者因移置郊外自是不
復懸魚數年來蓄積漸饒遂成家室今值公
慶特冒義男來謝大德耳公恍然悟遂相歡
好如骨肉云

聊城丁老人者性醇謹不欺然諾富室多信
任之有無賴子虞某欠博人金往貸富室求
書券保丁弗許刻以兵丁畏其橫也從焉
踰期無償意富室索金丁不得已代爲償一
日遇者塗告之故並斥其非虞怒欲毆趨避
乃免虞歸卽卧病昏然若寐經五載始愈適
丁老已卒數月矣丁兩子夙好博父歿益無
忌家資漸盡虞勸其改行二子因夙嫌不納
且加詬詈虞復屏人諫曰從我言保致小有
二子漫應之虞云爾牛欄中埋有白金若干
足以恢復舊業不勝於呼盧場中覓生活耶

二子以爲妄試掘之不謬詰其故虞慙然曰
我因無良負爾父金冥司攝我魂魄罰爲牛
昔爾家所產之犢卽我也竭力五載而斃我
乃獲蘇金係爾父親埋我所目擊者今告子
用以彰爾父之德且誌余過也

余同年馮給事秉仁歷城人父通青烏術爲
祖卜兆域偕華師至一處翁曰此善地也塋
師不可曰此地一發如雷一敗如灰矣翁不
聽卒用之逾年馮聯捷成進士授翰林改御

史旋擢兵科典試江西蒸蒸日上矣乾隆已
巳買宅宜武門外永光寺街夢冠帶者一人
來謁曰余明故指揮也以殉靖難師塋於宅
後幸全遺骨感且不朽馮許諾翌日築室後
院啟得一古墓馮買棺令僕輩改塋之未幾
馮病見冠帶者伏來言曰爾何殘我駭骨馮
謝曰僕輩粗莽改塋時或收殮未全非我罪
也曰余詩詩相懇爾徒假手僕隸豈仁人之
居心乎已得請於帝矣恨恨而去夫人請藏

之馮曰不記塾師之言乎亦命也豈果僵鬼
能爲崇耶卒年僅三十餘

直藩王公麟雍正中爲督院筆帖式與景州
馮牧傑英相善偶以公事偕行宿涿州對床
而寢凡上殘燈未熄熠熠微明忽地板若然
有聲俄一人頂板而起高三尺許而黃而瘠
身著紫道服徑至几前取燈擲空際以首承
之適就其頂兀兀中豎往來跳舞燈隨其起
落始終不墜瞥見王公臥床上趨近之離尺

餘卽悚然退向馮牀踣掬數四伏轉近王公
牀作戲狀仍悚退如初如是者三乃擲燈還
故處而沒王公呼馮馮已汗透衾篋矣述所
見同

乾隆丁卯平原董友曲江秋試東回憇逆旅
夢父石帆先生來歡笑如平時謂曰爾張四
哥中矣張四哥者曲江表兄也因思張以喪
子故未入闈惡得中不及細詢而寤迨榜發
獲雋赴會試謁座師出內號示之乃張字四

號也

吾鄉德州孫峩山先生官翰林時假居遊嶽
州中秋與客飲寓所酒微醺忽遍體汗流如
脫症然急扶卧榻上昏不知人矣少頃頓資
清涼自顧已化爲嬰兒而心頗了了因念此
身本同寄寓往來自如但前生所讀書不知
還能記憶否默誦之皆如平時時視其家陳
設頗華煥一丈夫奪帷入競告曰男也其人
乃孫年家尊行許公許官監司解組歸無子

以居在寓側孫念許公古君子爲其子許
惡已復轉念吾親未葬何可遽死一媪方接
抱急側身投地豁然而醒以語衆客曰倘果
有其事余雖生媪必遭毆扑矣試往徵之遂
扶病詣許許方以子死怒責媪辭不見孫固
請不得已出告以故許慘然久之謂孫曰子
福薄敢望玉溪生之於白傅乎

蘇州顧太史俠君徵刻元人百家詩集蒐羅
不遺餘文悉或湮沒手自刪定付諸剞劂工

既竣時無餘夕其幼子甫數齡告父曰兒見
秀堂堂前有紗帽暨巾服者約百餘人向內
作叩謝狀不知何客太史趨出覘之杳無所
見噫文人愛名結習至死不忘表章前賢直
盛德事也

歷城某生居秋試期已納卷矣夜夢其先人
曰爾欲中舉正如大海摸針耳醒後悒鬱不
自釋日惟醉卧不復作人聞想妻怪問之告
以故妻曰夢寐事何足據不聽初八日晨起

見親友紛紛人試未免技癢妻從而慫恿之
始自故簾中檢出敝卷袋命妻縫綴妻曰針
擗房內聯句上可取來某褰簾入忽狂笑曰
中矣蓋針擗聯句海字中適符夢兆故也是
年果雋

德州張某舊族也家中落餘室數楹喪偶獨
居侘傺不自聊素工瑟琶月夜把酒獨酌已
微醺鼓絃一奏哀怨動人忽有剝啄聲啟視
之乃一青衣人似曾相識者曰奉主人命邀

郎君小飲幸攜琵琶往張詢主人爲誰曰程
公也程故盛族皆張戚好又細叩之曰到彼
自知乃反扃其戶青衣代攜琵琶前導張尾
之行轉數巷始至門外僕從林立僉曰至矣
主人曳杖趨出白鬚朱履岸然道貌拱入一
亭朱欄曲沼雜榴花卉張揖讓畢主人曰余
與若祖交至契卽所謂海右陳人程正夫也
張曰公謝世久奚爲見招主人曰幽冥殊途
世交如昨適步月偶遇尊居聞琵琶聲切可

有愴予懷故邀共酌以消良夜目與君亦有
蓋幸勿怖張素倜儻殊無惧色遂就坐主人
命童子歌以侑酒張援琵琶和之畢盡其技
彈一闕則浮一大白不覺沉醉假寐席上比
覺則曉日曛曛枕琵琶卧程公墓前石几上
張大驚起向墓再拜覓路歸將抵家遇鄰人
謂曰昨三更君家火起咸意君被焚今喜無
恙也張至家垣廬悉成灰燼矣

嘉興徐生玉台館蘇州楓橋某氏其書樓正

臨河岸適一舟泊其下舟窓與樓窓遙對簾
內有女郎淡妝素面光彩照人徐窺之不禁
神搖女初不甚避若默相喻者目注久之
童子自舟中出女郎謂曰弟早去便歸徐急
下樓尾童子行叩之曰杭州林姓隨父母及
姊訪親濟寧緣遊虎邱遂暫止此童亦詢徐
姓名至岐路徐詭云入城從別道歸女郎方
啟簾凝望見徐來故遲遲下簾隱窓內盼注
不已徐心搖目奪相對若痴以客至而散次

早舟已揚帆出濤野闊矣越兩月餘徐有事
於淮安泊舟高郵見官船自北來者亦泊岸
次僕從甚都徐舊僕李某與焉詢其行曰隨
主人張公赴任九江昨在淮主人納一姬定
情從先赴金陵此新娘舡也徐不爲意少頃
忽聞官舡窓軋然啟諦視卽林氏女顏色黯
淡晶晶骨立無復向時神采見徐悲不自勝
曰君非徐郎耶從此一別茫茫千古矣擲一
鳳鳥與之遽閉窓入徐正徬徨聞而官舡已

解維去乃藏鳥篋中抵淮見林弟佯問之林弟潛然曰別後子姊忽病至山陰疾大漸屢醫不痊業於半月前死矣徐漫聽而疑之越數日遇李僕弟於路詰所往對曰兄客死都中今扶柩歸耳徐告以秦郵相遇狀李弟曰安得有此徐大駭念友某九江人現任河員往述其故且問郡守有無張姓友曰余郡某公歷官多年未聞替任亦非張姓也徐啟篋視所贈鳳鳥惟紙灰而已

蘇州蔡伯華未娶時夢一女子詭妝嬌好旁有指之者曰此爾妻也後頻入夢飲食居處若真伉儷然及娶中姓女絕非所夢者數年申死續娶於陳亦與前夢異陳又死再續宋氏宋年三十出扇時死然當年夢中人也石叢未幾蔡應京兆試入都越三年而客死遺子僅兩齡宋苦節自矢教子讀書今將弱冠應童子試矣蔡與宋神合十年而實爲夫婦不過月餘亦奇矣

康熙中濟郡長清邑西北鄙有村民張姓生子甫數齡被匪人誘去妻復多病久不育屢勸張納妾未果值兗郡歲飢有鬻婦女者囑夫往物色焉一日買村人婦頗娟好婚夕詞婦容戚甚問之不答固詰之始潛然曰妾隨夫多年育有子女好合無間值年荒家無升斗恐同斃溝壑遂鬻妾以延日夕骨肉分離再會無期不覺觸懷增痛耳張聞言悚然曰妾原爲嗣續計也今反離爾母子拆爾

夫婦相忍乎遂移寢別室天明召其夫至反婦而不索其金其夫泥首泣謝攜婦去既歸夫婦感張高誼無以爲報適有攜子求鬻者婦謂夫曰此子貌不俗何不買爲張公嗣少酬萬一夫欣諾及送往張細詢之卽前所失之幼子也

棲霞胥吏林某賦性殘暴尤好擊蛇所傷無算夏夜納涼簷下簷際有蛇墮其項繞之三匝固不可解以刀斷之而氣以絕

通州文昌閣踞城上閣前一栲樹高數丈大
十餘圍三四百年物也乾隆初重修閣因樹
礙閣簷欲去之一老匠曰樹歷年久恐有神
憑焉請勿伐督工者不可匠再三曉譬遂止
次日匠登閣脊偶失足旋轉而下至簷際將
墜簷俯臨城濠墜卽齏粉矣幸爲栲枝所承
得免匠心悸欲以病辭夜夢偉丈夫曰昨蒙
拯救稍爲報効來朝恐仍不免懇再往感且
不朽匠醒急詣公所適州牧杜公至以樹生

其鍾非宜命去之匠力阻且訴其故乃得不
伐閣今爲潞河書院予嘗至其處老樹婆娑
生意尚鬱鬱也

山西賈人某客維揚舟溯揚子江而上至漢
口路與舟婦通以重利啖水手推婦夫於急
流中佯呼救不及尸亦無獲竟納舟婦爲小
妻甚嬖之後賈以資捐太守筮仕得楚省某
郡攜眷涉江遇風毀舟覓人拯救舟婦僕妾
皆得生而嫡妻及子女悉溺求其尸惟嫡妻

未獲不得已招魂設奠而去先是舟夫之墜
水也實遇救不死流落安慶爲人傭久之以
捕魚爲生一日操舟江上見一婦附木板隨
風飄至拯之起卽賈妻也計離毀舟處已三
百餘里矣夕宿舟中舟夫與之狎情頗篤賈
妻憾其夫之溺於舟婦而不見答也願偕爲
夫婦未幾賈罷官以賂故藉其家不得歸舊
僕星散惟偕舟婦及小童流寓安慶欲覓僕
姬爲役舟夫及賈妻適往投焉相見各大駭

俱未明言是夜賈及舟婦俱悔恨自縊舟夫
賈婦卽於是夜遁去天道好還可不畏哉
明末中丞某公赴任粵東宿逆旅適夏日炎
蒸舍宇湫隘乃啟牖納涼見後院中有高樓
聳峙而封鎖嚴密召逆旅主人問之答曰樓
中每見怪異故久閉耳中丞叱其妾命啟樓
掃榻宿焉夜將半兀坐未寢聞樓下蹴蹋有
聲頃見二青衣人履梯而登若公役狀跪曰
樓下藏金一窖應爲公有小人守獲久矣公

至幸甚詢其數曰有主者當呼之來須臾一
吏至曰窖金八萬祔公取之免我輩羈候之
苦中丞謂曰赴任遠方攜帶未便可暫留俟
我回吏唯唯退及抵任有巨商緣事獲罪將
置之法商納多金獲免後北歸復登樓寢夜
半僅一役逡巡而至詢前金曰公受某商賄
默合窖藏之數冥中已扣抵矣言訖而沒
棲霞孫某饒於財生子頑劣延師課之弗率
教師督之嚴持視擊師斃之孫以多金贖師

子寢其事越數年入泮授室生子矣一日忽
瞪目股栗而言曰師至矣卽披髮任走跳岩
踰淵不避險阻家人急挽之則伏地叩首曰
師恕我師恕我昇回復乘間逸家人晝夜防
護偶怠而假寐遂自經

少司寇高公其佩善指畫冠絕一時而畫虎
尤爲奇妙嘗蓄髮寸許布紙於案以頭濡墨
瀋任意塗觸頃掃筆成之神采飛動識者珍
焉公自言初不解畫一尺染病昏卧見老叟

謂曰予前世畫師也合以畫顯引至一處疊
嶂飛泉迴非凡境而烟雲竹樹奇猷珍禽變
幻雷沒目不暇給老人指曰此畫中畫也爲
之剖析元微言下恍然頓悟老人曰藝已成
可歸矣覓舊路回倏已抵家而醒自後隨意
命筆若有神助焉

余邑明經劉某夜夢卒持手牌寬尺許書已
銜名甚悉引之去至其地乃邑城隍廟也將
入一人自內出口姑暫回再遲一日來劉未

及返俄聞廟內嘈雜聲竚足視之數人共持
一牌出測數尺上噴寫金字銜名乃其兄某
也時兄任河南某州牧固無恙而惡之不
敢言月餘兄訃音至逝期卽夜夢時也劉大
恐向人泣訴其故踰年劉病歿計其日恰一
週歲豈陰司日爲陽世期耶抑鬼神秘密而
故隱約其辭歟

金川苗匪跳梁選楚兵往勦武昌省保安門
內有劉媪者年六十餘頗誠懇遇鄉里婚嫁

事輒爲効奔走咸信任之其子充行伍在選
額中子乃備豚酒奉母上坐拜哭於地姬怪
而問之曰見從軍遠出不能常侍晨昏故寸
心如割耳姬正色謂曰爾祖若父受國家
養育恩已三世矣常以虛糜餉糈不能報効
爲憾今爾幸得從事戎行正當努力疆場繼
祖父未竟之志何得以我老朽人爲念乎子
仍伏地悲啼不能起姬曰我苦口渴速出覓
柑數枚來比子携柑回姬已縊死房中矣語

云芝草醴泉不擇地而生姬亦賢矣哉乾隆
癸巳八月事

寧國守狄薪齋言其溧陽友林笠夫者新婚
彌月偕婦至岳家晚宿書樓樓東隅置一木
櫃未識中何有也夜漏三下燈光中見一紅
衣婦人手執梅花冉冉從櫃中出漸近視之
兩眉間黑痣數點繞床旋走且將披幃就坐
矣林驚而號倏忽不見家人聞聲走視婦翁
亦至述所見翁曰是矣余亡妻來看新婿耳

啟櫃出遺像示之紅衣面痣手執梅花宛然
燈光中人

餘姚富翁某延師訓子館中圖書玩物畢具
復有山塘泥美人一座神采生動置几旁師
一夕坐讀忽有美婦人來服飾艷麗向師調
笑師驚喜如出望外遂相燕好美人善吟咏
嘗賦七律以贈凄清婉麗師寶藏之詩曰妾
家生長在姑蘇飄泊如今未有夫竊恨生晨
纏水土還憐身世入泥塗何緣珍重藏金屋

祇可妻其伴鴨盧二自畫眉人去後消磨脂
粉孰重敷美人屢囑師無外洩而主人訝師
精神恍惚固問焉不告一日師外出主翁至
館翻閱所讀秘本詩箋在焉方諷誦間師已
至主人睨几上美人笑曰得非此物爲祟耶
美人衣裾栩栩欲動頰上似有慙色擲而碎
之後師夜讀無復美人來矣

金陵沈某慕吳下山水之秀買舟往遊一日
至元墓幽僻絕勝處流連忘倦而深渴思飲

見道旁茅舍數椽門庭雅潔花木交映有老
姬倚門立沈前揖求飲姬詢姓名居趾延入
餉以果茗覺竹屏簾幙間彷彿有麗人行走
沈問室中何人姬曰一小娘子爲老身所乳
養性厭城囂故伴居此耳沈欲一見姬領之
未幾環珮瑤瑤香風習習女郎盛服而出沈
瞻拜神馳罔知所措姬詢知沈未授室謂女
曰老身閱人多矣無如此郎小娘子亦有意
乎女含羞不語姬曰好姻緣豈宜錯過乃置

酒成禮拍心誓日期以永偕沈遂移寓瓦窰
小庵每夕往女家就宿後沈以應試歸在再
將度歲忽一人自姑蘇來投書於沈亦視之
綾帕一方繡詩其上曰細刺文綾記別言殷
勤留寄白門軒殘針點點傳愁緒線筆行行
隔淚痕除却贈人桃葉渡任憑黃酒杏花村
他年崔護如相憶青冢持來招怨魂沈覽詩
悲疑交集往蘇訪故處僅見荒坡二塚詢之
乃吳中十七歲才女死葬於此傍一塚乳娘

也
前明卽墨舊宦周某爲諸生時丰姿瀟灑周
儻不羣值孟蘭會隨友往觀遇女子數十輩
結隊而來中一最少者裙布荆釵雖無粉黛
之飾而丰韻天然爲雞羣之鶴周神思飛越
幾不自持女亦凝目流盼屬意殊深旣詢知
爲圃人李氏女無緣可通遂置之而女自遇
周後朝夕思慕寢食都廢寢成瘵疾母廉得
其情語其父以門地相懸恐取辱不聽病

勢日增無如何姑俛人通情欵周欣然許議
女聞之喜疾頓減涓吉成婚逾夕而女竟斃
周悲悼萬狀盡婦所有納棺中葬諸郊外同
人哀其志共爲文往奠其墓周晚歸方挑燈
獨坐或聞欵門聲啟視則亡妻也驚呼反走
婦曰君勿恐曩因一時氣結未卽死偷兒利
妄殉葬物發棺氣得蘇遂復活周時心神惘
恍信以爲貫凌晨靜思終詫其異潛赴郊外
覘之三尺新坟依然無恙也驚歸詰婦婦曰

妾本狐也頗抱深情昨夕見君哭墓甚哀特假形以慰君耳然亦有夙緣故爾相就無他意周聞言不懼安之如初同人知其事有造訪者輒與接談不之避惟黃生嘉善來則走匿幃中屏息不敢出周問之曰彼煞氣太重他年職掌威權我焉敢見周叩以終身乃舉酒酌地曰君將來祿位當作如是觀再問不答後黃總制三邊晉位大司馬周官終國子監祭酒

平族人某家居海畔有垂綸之癖每操竿磯上夜分猶未舍去一夕見火毬大如卵凌波飛至落磯旁盤旋不已某注目久之擊以竿唧唧作聲旋飛去其光如電某心動罷鉤而歸行未里許回顧火毬叢集以千百計自海中風擁而來水爲之赤繞磯跳躍若巡邏狀移時乃散

予邑塗山村于某喜擊燐火每夜輒獨步荒塚間尋覓撲擊遇燐火衆多擊之不散腰間

出一小銅鑼鳴之卽紛紛而滅一夕晚餐畢
聞戶外有呼者曰北山之陰燐火甚盛盍速
往予持杖趨出火簇簇逼岩谷間擊之轉增
漸且千萬叢繞身畔逼近鬚眉而臨行倉卒
忘攜銅鑼凌爍蒸騰幾不能脫踉蹌而歸臥
病不起矣

雍正乙卯歲杭城大火延燒千餘家中丞李
宮保親往撲救彷彿見火光中一金甲神持
紅旗招展圍繞一屋移時火滅瓦礫中惟此

屋子然獨存問之乃鹽捕李姓屋也李奉差
他出家惟母媳二人火起時並不知覺第聞
人聲嘈雜紅光繞屋而已公異焉莫測其故
方李之差往江南也舟泊常州郭外中夜聞
泣聲甚慘聒不成寐起問之曰欠賈人金苦
於追逼不得已鬻妻以償今分手不忍捨遂
悲痛驚客寢耳李憫之代償其金而焚鬻婦
券及歸公詢其生平有何善事李惘然莫知
所答固詰之乃舉前事對計其期正失火之

夜也公深加歎賞賜額以旌焉
蕭山先達某少爲諸生時酒量不勝蕉葉後
忽雄於飲同人訝而詰之乃自述某歲病疫
昏憤間神已離舍隨風飄至一處天色慘淡
不見日月道左有屋數椽乃卽簷下憇焉未
幾一婦啟扉出視之姑也因謂姑亡多年何
爲在此姑含糊應之呼入詢所自恍惘莫能
對姑曰可暫居此爾姑丈職司判曹俟歸時
首爲爾謀俄聞傳呼聲僕僮奔告曰主人至

矣姑囑匿帷幙間頃見赤面虬鬚者昂然入
轉瞬則白面書生也訝云烏得有生人氣姑
告以故曰戚也奚相避出與叙禮情頗洽姑
曰此子何由而至判取簿查視曰快矣俟食
畢送之歸時已悟入冥途因叩問終身事判
曰子科第中人雖仕途不永而壽頗長比設
食勸飲以量狹辭判復取簿視之曰果無酒
腸當爲子添三分援筆書其上引觥酬酢遂
多而不醉食畢卽命役送出乃寤自此病愈

竟能飲某後登第授縣令甫三年緣事歸壽
至八十餘

蒸郡有潭名烏龍濶畝餘盈盈清淺亢旱不
竭競傳龍潛其下武弁某欲覘之以桔槔屏
其水越日始涸潭底一洞湧出一物萍藻盤
結不可辨識惟雙睛灼爍有光見者駭走潭
水復盈後村人某夜過潭側似有物絆其履
取視乃泥盂也持歸以飼鵝鷺貯食少許而
啄食不盡異焉投錢視之經宿亦滿夜與婦

謀來朝易銀置其中比曉失盂所在
歷城有兄弟二人捕魚爲業其兄舉網得一
物質似陶而式類盞頗粗笨因棄置船內其
妻見之取作燈具燈甫燃卽結蕊如豆旋結
旋落鏗然有聲視所落者爛若白蠟移時蕊
燼悉取而藏焉次夕復然乃以告夫夫持至
市售之果金也如是者數年遂成富室後其
弟欲析居兄分產不受詰其故曰田宅我無
所需願得此盞耳兄慨予之弟乃多置燈炬

光耀一室頃卽吐花夫如卵滴金纍纍數倍
於前喜甚謂鉅富可期旬日後花不復吐雖
減炬爲之亦不驗大失所望復歸蓋於兄而
求產兄倩戚友爲質卽以前所分者與之弟
素無賴未幾蕩盡仍望兄資助不遂控於官
且訴以得蓋故官逮兄並取蓋試之無所驗
廉其情乃責弟而貯蓋於庫

豫省李姓者徙居宿州貧甚爲人傭一日耕
隴上有美好女子就之李懼禍不敢應女曰
實語君我狐也夙緣應相從故不耻自媒耳
李益驚愕狐曰我非不利於君者願無恐李
疑其幻而悅其美遂偕之歸居旬餘謂李曰
力能爲君高大門閭在地素相狎恐駭聽聞
因另擇一村遷焉爲李經營創作不數年宅
第連雲田禾遍野合村仰望號曰李瞳狐性
頗賢緣已久不育爲李納妾生子撫之若已
出居恒與李談導引術戒其節慾及生子後
每令獨寢妾不得常侍衾裯深啣之煽動李

卷九
三
之戚黨謂李曰彼異類烏可恃一旦觸其怒
貨物資財將仍攝去也且逞其蠱媚之術恐
終爲性命憂聞茅山多異人宜求法驅治之
世世子孫無慮矣李惑於衆議從其指得符
藏之先是狐常自詡能潛形入微孔中人莫
之害李一日置酒款曲飲之至醉從容謂曰
子自謂善隱吾未之見也能入瓶中爲戲乎
狐醉不疑遂鼠入李遽出符封其口狐曰悶
甚速出我李不應始知其害已也懇曰廿載

恩情何忍心至此倘不相容第放我出當潛
踪遠遁後此餘生皆君賜也李猶豫不能決
衆曰勢成騎虎縱之禍立至乃置瓶沸水中
移時傾視血跡點滴耳李欣然自謂得計戚
友亦交相賀不數年家道零落與其妾相繼
歿子亦夭折昔之連雲第宅傾頽皆盡惟李
瞳名尚存

明相國嚴文靖公訥爲尚書時偶抱病延其
子之同年某診視某以凌晨至日將午始見

公扶兩青衣倒行而出及戶乃轉身入某訝甚而未敢啟唇畢立方家人以紅棗進公有怒容其子亟以白箋易之色始和俄聞內有詬誶聲頃漸近廳事則兩僕婦揪結至公前紛拏移時而散公漠然若無所觀家人輩亦無呵阻之者亦駭然莫解所以公入詰其子始悉其故蓋公喜占驗禳祥多所忌諱凡起居諸瑣事必推演而後行是日喜神在午必臨時乃出出又嫌與方位相背故倒行以迎

之且日支在酉紅東屬火有尅治之象故用白箋取相合之義耳至僕婢之無所畏忌則公之素性寬宏然也越數年有金甌之卜令製酒十餘席而不延一客家人請命曰客已在此矣乃徧置矮几羅列簞饌呼諸僕入坐衆惶悚不敢前固命之始就食食畢正色謂曰汝輩素驕縱恒不循家人禮余每以大度置之但今非曩比倘仍蹈故習必不爾宥能如約者留否則聽其去不相強也衆以主人

素寬厚風唯唯未幾諸僕故態漸萌公出治
不少貸遂溷然無敢犯者

